

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為寇。歲在甲午。今天子龍飛。大頒赦宥。咸與維新。乃循習故態。不知改悔。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。公以是年秋九月。統率僉院峻木蘭。暨諸翼萬戶。至辰州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刺罕。奉旨調沿邊隘丁。協力濟師。俾辰澧二郡總管府。供給餽餉。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。各率所部。詣軍前聽調。又起集山。猿狖。以為嚮導。約束嚴明。部分整肅。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。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。公令畫圖以進。即按圖指示諸軍。所從道徑。命僉院峻木蘭。萬戶闊脫忽都。海牙拜。蓋馬。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。身率萬戶別里哥。不花。朵落。解。倪。全。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。捐金解衣。督勵將士。期會于施溶州。於是諸軍奮不顧身。人百其勇。十二月癸卯。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會等。以獻。公以便宜行事。斬於軍門之外。飛章奏聞。元貞元年正月。奉旨省院併而為一。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。二月丙戌。振旅而還。公仍留田興祖總兵。搜捕餘黨。越明年春。魯萬丑首服于辰州。一。方。悉。平。是。役。也。命。帥。得。人。師。出。以。律。皆。

朝廷委任之專。攻堅擣虛。執俘獻馘。皆元戎指授之功也。將校不敢有其功。而歸之於軍帥。軍帥不敢專其功。而歸之於天子。義當然也。昔韓退之。作平淮西碑。其文曰。不赦不疑。由天子明。既定淮蔡。四夷畢來。今蠻方底定。而西北窮邊部落。革心內附。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。辰州路主者。命僕記其事。將勒諸堅珉。以垂久遠。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。

書王貞言事

虞集

大哉乾元。至哉坤元。聖朝則之。建國紀年。天無私覆。地無私載。繼統體元。萬世永賴。黔中之北。有州施溶。既降又叛。昏迷不恭。帝命劉公。聲罪致討。殲厥渠魁。執訊獲醜。辰山蒼蒼。江流湯湯。勒勳彝鼎。千載有光。我思古人。誰可為比。伏波之後。一人而已。

書邢氏賢行

吳激

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。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。率為子。乳哺鞠育。同於己生。使喬廣置側媵。後有妾子曰纂。于亦子之。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。子夫兄之子。與夫妾之子。恩勤備極。二事適相類。然于氏為士大夫之妻。通經史。能文章。咸和五年。上表于朝。援引古今。辭義蔚然。以此婦人而有賢行。固其宜也。邢氏生長民間。非有見聞之益。敦學之功也。而其賢不減於于。可不謂難能者哉。嗚呼。近世士大夫。不能正身以御家。縱其妻悍妬無道。無子而不肯子。兄弟之子。鉗制其夫。不令有妾。阻隔其妾。不令有子。卒至絕嗣。為不祀之鬼者。吾見多矣。聞邢氏之風。獨不內愧於心乎。夫婦人無非無儀。豈欲善譽之聞於人。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。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。

序江漢先生死生

姚燧

其歲乙未。王師徇地漢上。軍法。凡城邑以兵得者。悉隄之。德安由嘗逆戰。其斬刈首馘。動以千億計。先公受詔。凡儒服挂浮籍者。皆出之。得故江漢先生。見公戎服而

使之耶。兵權所在。印豈可以授人。貞職在治文書爾。然臣子之分。則均不敢不言。副樞愀然嘆曰。大夫帖赤也。貞因以其說。遍告樞府大臣。及其幕府。請急執二使。與中書同問治院官。親與名將急行。統山後軍擒賊。使不致有他變。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。而遣使西出。達今上潛邸。請早至大都。庶幾宥密大臣之事。不然。則國未可知。而諸公之罪大矣。聞者震栗是之。而不敢發也。聖上既行天誅。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。還至大都。中書召貞為丞相掾。貞字吉爾。保定唐縣人。史官曰。義者天下之公也。順逆之辨。人心安有不同。然者哉。知覺則同。而臨事之際。隱忍巽懦。卒無以充其明。而狃於患失。以自陷於不義者。志不足以命氣。而制其欲故也。若貞之言。其發於義者勇矣。然人之立事立功也。則有時有位有才矣。有其才而無其位。有其位而無其才。皆不足以有成。二者得矣。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。此事之所以難也。觀貞之言。才可知矣。所論亦當其時已。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。故備錄之。以待採擇紀載云。